

## 從屏東〈崔文帥與七姑星〉看中國民間故事的變易性

陳麗娜\*

### 摘 要

民間故事藉由人們口耳相傳的方式而流傳不輟，更經由長久傳承和集體創作，使故事的面貌多樣精彩，呈現複合性情節模式。這複合性的表現，即故事情節與當地的風物景觀、風俗習慣、本土傳說相融合。甚至摻入各地民眾的理想願望，從而使民間故事不斷壯大、分化，成為形貌各異的同類作品。

屏東地區流傳的〈崔文帥與七姑星〉故事，仍是源於牛郎織女、董永故事的基本架構，所以強調孝親的主題精神沒有改變，而其中若干情節單元的變易，卻可看出其地域性、族群性及民眾的心理與願望。

關鍵字：民間故事、故事類型、牛郎織女

---

\*美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 前言

###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牛郎織女、董永故事是中國流傳極為普遍的民間故事，因不同族群、不同區域的文化背景、地域環境使然，這故事常在角色塑造、情節安排上呈現若干變易性，也突顯各族群的特色。是以欲從六堆客家族群所流傳的〈崔文帥與七姑星〉故事中探討中國民間故事的變易性。

本研究的目的有下列幾項：

- 1.瞭解六堆客家族群所流傳的〈崔文帥與七姑星〉故事概要。
- 2.探討此故事與牛郎織女、董永故事的差異。
- 3.瞭解民間故事中所呈現的客家文化特色。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比較法，以六堆客家族群所流傳的〈崔文帥與七姑星〉故事與牛郎織女、董永故事作比較，析分出其故事情節增添、刪減的部份，呈現族群的文化特色。

## 壹

中國人以仁孝立國，所以對於孝子的故事，歷代皆傳誦不已，成為人們仿效的典範，其中二十四孝的「董永賣身葬父」事蹟即是顯著例子。民間故事藉由人們的口耳相傳，流傳時故事自有其傳承性，也不免有所複合及變易的情形，本文將以流傳屏東地區的〈崔文帥與七姑星〉故事為例，探討民間故事流傳時的融合與變易。

1997年屏東縣高樹鄉黃連梅女士曾講過一則〈崔文帥與七姑星〉故事，故事內容如下：

崔文帥很孝順，每天砍柴賣柴扶養母親，有一天，母親回到家發現已經煮好一大鍋的飯菜了。（原來是七姑星煮好的，她是天上仙女，下凡間遊玩時，覺得崔文帥人不錯，想嫁給他，於是趁著他母親出去玩的時候，便下凡來，煮了一鍋的飯菜。）以後天天都是如此。有一天，崔文帥母親去世，沒錢買棺木，於是要以做三年的長工跟棺木店頭家賒棺木。但棺木店頭家不答應，崔文帥只好回家，途中碰到七姑星，七姑星問明事由，就與崔文帥同去說服頭家，頭家就說：「棺木會不會說話，它說好就好。」結果棺木居然會說話：「這個人很老實，賒給他好了。」於是頭家不得不把棺木賒給他。崔文帥把母親安葬好了，跟七

姑星一道去棺木店，七姑星要求用別的法子代替三年的長工。頭家答應，要求在三天內織好三十六匹的縑本布。七姑星答應他，因為她心中自有安排。

在回家途中，七姑星要求崔文帥與她結為公婆，但崔文帥覺得自己窮就不答應，但七姑星很堅持，看到路旁一棵大樹，告訴崔文帥，若大樹說好就成親。崔文帥覺得樹怎麼會說話，任由她去，結果樹居然說好，於是兩人就結為公婆了。回到家後，七姑星上天庭要求姊妹幫她織布，結果在第三天晚上就全部織好了，以縑本布抵消三年的長工。

七姑星跑到天庭，要求她父親放三十六間房間到凡間，當崔文帥回到家時，發現那破舊的房子不見了，只看到富麗堂皇的房子，門聯上還有「萬事不求人」的聯子。有一天，大官經過這裡，於是叫轎夫進去看看誰如此大膽。誰知在裡面的七姑星搖一搖手中的葫蘆，進去的人就被葫蘆吸進去了，大官心想自己管錯地方，這是天庭上的人，於是拜託七姑星放了他們。

當七姑星下凡時，姊姊跟她說在某一時間要上天庭，以免受罪。在七姑星生完兒子三日後，姊妹催她上天庭，她給崔文帥一枝香，說若有事可點香找她。崔文帥放心不下，三番兩次招喚她，她怕趕不上眾家姊妹，於是就把香沒收不給他了。

多年後，孩子平安長大，上私塾讀書，老師很會看人，對孩子說，若要找母親，就在七月七日時，在七星橋上放七碗麻油雞，然後躲在橋下，那時會有七位仙女下凡來，你母親是第四位，裙角下有一點血（女人生產過後所留下的跡象），看到後，就要抓住她的裙擺，向她跪拜；口中要喊著「阿ㄇㄟㄟ」，這樣就能與母親相認。七姑星知道是老師教小孩相認的方法，於是她拿出一個像葫蘆的東西給他，要他送給老師，再拿出青色的給他，告訴他要吃什麼，搖一搖就會有。另外給包菜種子要他走回去時沿路撒種。原來這包是會長刺的莧菜種子，（敘述者說明：可能是七姑星不希望兒子再去找她，於是便把有刺的莧菜沿路栽種，讓他不容易行走。）

孩子回到學校，老師正在睡覺。老師邊打瞌睡，邊用腳指推託不要葫蘆，結果葫蘆掉在地上就起火燃燒，把老師的十個腳指給燒光了！老師說本來有六十個甲子，現在燒掉十個腳指（腳指音諧甲子），只剩五十個甲子，以後因果再也算不出來了。而後，孩子因母親的保佑而平安，順利長大，以至於結婚生子。由於當年七姑星離開時，崔文帥點了好幾次的香，使她趕不上眾家姊妹，怪不得牛郎織女星的尾巴拖的那麼長，就是這個原因。每年七夕是她跟先生相會的時刻，只是崔文帥把一年來未洗的碗筷統統交給她洗，她邊洗邊哭，怪不得每當七月七日時總會下雨，原來那是因為織女幫牛郎洗碗筷的關係。

（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藝文篇），2001：74-76）

由敘述中可看出這故事是屬於牛郎織女與董永故事的架構，又有其他類型的民間敘事情節加入其中。故事情節計有一是田螺女型，二是孝子得仙女為妻型，三是尋母型，四是方士道術溝通天人型。故事情節模式的不斷疊加，是民間敘

事在流傳中常常有的現象，可稱為複合形式的表現。

## 貳

### （一）牛郎織女故事

牛郎織女的故事原是神話，繼而以傳說的方式流傳在民間。

詩經的〈小雅·大東〉篇：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原以織女、牛郎星不織布、不拉車，諷刺在上位者荒廢朝政。到了漢代〈古詩十九首〉則有較清晰的形象和故事，說到牛郎、織女彼此相思、盼望：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淚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三國曹丕〈燕歌行〉：「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曹植〈洛神賦〉注：「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此時可知已有牛郎織女爲夫妻的傳說。

六朝梁·宗懷《荆楚歲時記》則有以下記錄：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逐廢織，帝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

說明織女嫁與牛郎後，還曾因此廢織，使得夫妻兩人只准每年七月七日相會一次。此後這傳說即在中國各地不斷流傳、發展、演變著。（譚達先，1993A：1-2）

### （二）董永故事

董永孝親故事據西漢·劉向〈孝子圖〉提到：

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人甚愍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爲奴，何屈

夫人爲妻？」婦人曰：「願爲君婦，不恥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於理乖乎？」主人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人曰：「爲我織千匹絹，即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故事提到董永因家貧而賣身爲奴，安葬父親，上天感其至孝，特命仙女下凡嫁爲永妻助織，以償錢債，事後乃翩然離去。

魏晉時曹植〈靈芝篇〉也有記載：

**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賣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爲乘機。**

晉·干寶〈搜神記〉：

漢、董永，千乘人。……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葬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群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卷一）

敦煌的董永民間歌詞則有後續情事的記載：

娘子便即乘雲去，臨別分付小兒郎。  
但言好看小孩子，董永相別淚千行。…  
阿耨池邊澡浴來，先於樹下隱潛來。  
三個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邊傍。  
脫卻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  
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時縱見小兒郎。…  
將取金瓶歸下界，捻取金瓶孫賓（臚）傍。  
天火忽然前頭現，先生央卻走忙忙，  
將爲當時總燒卻，檢尋卻得六十張。  
因此不知天上事，總爲董〔仲〕覓阿孃。

變文後段提到仙女爲董永生一小兒離去後，小孩董仲長大後，聽從孫臏的指點，就躲在池邊偷衣裳與母親相認，並聽從母親的話，無意中以金瓶燒了孫臏知曉上天的天書。

因牛郎織女、董永這兩類故事的相互感染、合流，所以我們現今所看到的故事，牛郎的名字有的叫董永；而董永的妻子大多是天上織女，故事中更可見孝子遇仙、織女助織、小兒尋母、七夕相會、術士遭殃等情節，並說明牛郎、織女星的由來。

### 參

將牛郎織女、董永故事與〈崔文帥與七姑星〉（後以崔文代稱）故事相比較，可發現故事情節變易的部份。

#### （一）田螺女型

原本董永故事中，天帝是因感受他的孝親，而命令仙女下凡嫁與他爲妻。崔文中則是仙女還沒看到他賣身葬母的孝親舉動，就覺得他人不錯，想嫁給他，而主動下凡來爲他煮飯做菜，這與田螺女型的某一情節相像。丁乃通的 400C【田螺姑娘】類型寫著：

仙侶是男主角蓄養在水池裡的田螺、或其他甲殼類的生物、或水生動物變的。她出水後變成人形，爲他做飯理家等，被發現了捉住，通常當她的兒子因爲有一個“田螺母親”而受其他男孩奚落時，她便離去，不再回來。

鍾敬文〈中國民間故事型式〉提到的螺女型，其情節單元有：

1. 一人在水濱得一螺（或其他小動物）。
2. 其人不在家，螺幻形爲少女，代操種種工作。他歸而異之。
3. 某天，其人窺見螺女正在室中工作，乘其不備，摟抱之，因成夫婦。
4. 若干時候，螺女得其前被藏匿的螺殼，遂離去。（鍾敬文，2002：627）

由此可見崔文中少了螺幻化爲少女的部分，而只強調仙女爲他打理家務，並且沒有進一步說明，天天面對著滿桌飯菜，崔少帥何以不疑？所以此情節的加入，或許是要強調凡孝親者，連仙女也會主動幫助且親近之。

#### （二）孝子得仙女爲妻型

宋元話本小說《董永遇仙傳》，說董永是「東漢中和年間，淮安潤州府丹楊縣董槐村」人氏。而劉向〈孝子圖〉的一句：「行至本相逢處」，或許引發人們聯想仙女與董永碰面的場景，應就是在種有槐樹的地方，這從地方戲曲或題名

「槐陰記」、「槐陰相會」、「槐陰分別」可見一斑，因此故事在槐陰樹下便演出了俏皮有趣的相逢因緣。《董永遇仙傳》故事敘述，董永葬父完畢後，正要趕赴債主家做傭工，這時，織女已經在槐陰樹下等候，而且和土地神商量好，由土地神藏匿樹後，於必要時出聲應答。（洪淑苓，1988：102）

湖南唱本「槐陰會」也有這麼一段情節：

蓋仙姑與董生注有百日之姻緣也。姑既履塵，然苦無媒，乃囑槐陰土地爲合。……董生以爲必不能成爲事實，乃趨至槐樹前，大呼曰：『爾能爲媒乎？』樹應曰：『能』，董異之，不可再卻，遂於槐樹下，與姑成婚，同去工作。（洪淑苓，1988：92）

流傳於湖北孝感地區的〈百日緣〉故事，也說太白金星植立拐杖長成槐樹，且吩咐槐蔭樹，等董郎七姐二人叩頭謝媒，就說兩句吉利話：「百年好合，白頭偕老」。（譚達先，1993B：264）崔文中也有以樹爲媒的情節，也許因爲槐樹非本地常見樹種，所以故事中簡言之由樹當媒人，崔文帥與七姑星兩人就結親了。

織女助織還債的情節也有差異，之前干寶、劉向等人說她織布「十日織縑百疋」、「十日之內，千匹絹足。」工作效率實在驚人。崔文則說她經由天庭姊妹的幫忙，三天內織好三十六匹的縑本布，但如此一來似乎難以凸顯其爲天庭織女的特殊性。但是另一方面，在「萬事不求人」情節中，七姑星又用葫蘆吸進官府眾人，以法術使大官知難而退，或許藉此強調她仙女的特質。

### （三）尋母型

鍾敬文提到董仲尋母式故事的型範有：

1. 仙女（大多是星之女神）由於天帝之命或自己的緣分，下嫁一凡人。
2. 仙女生子後，以某種原因離去。
3. 兒子思母，以術士或父親的教唆，而尋見了母親。
4. 兒子得利，術士遭殃。
5. 解說某種自然現象所以致然之故。（鍾敬文，2002：602）

崔文只說七姑星的姐姐要她某個時間上天庭，以免受罰，卻沒說何以會受罰的原因，所以她在生完兒子三日後就返回天庭。而原本七月七日董永夫婦相會的日子，之後卻往往成爲織女母子相認的時間。

兒子尋見母親相認的指點者有所不同。〈董永變文〉說是受孫臍的指點，躲在池邊偷衣裳而與母親相認；流傳於臺灣地區的董永行孝傳說，則說是受父

親的指點<sup>71</sup>；閩南故事的《七星仙女》則說是學塾老師鬼谷子的指示<sup>72</sup>；廣東梅縣七星傳說故事說是經星卜師告知的：

有一個窮孩兒思念母親，經星卜師告知，於七月七日在七星橋上，將有似乞丐裝束的七人走過，其中衫角有血光的，便是他母親。窮孩兒果然拉住那位衫角有血污的而哭，因此找到他母親。母親送給他一個葫蘆，說是有求必應；另外又叫他轉送一個給星卜師。窮孩兒回去後，他把葫蘆擲入星卜師的房間，於是所有的星卜書籍都被燒掉了。<sup>73</sup>

不論是孫臏、鬼谷子或星卜師，都是具有卜算能力的人，由他告知尋找辨識母親的方法實為合理，而後續傳說故事往往只簡述是受到老師的指點，而沒能說明老師神算能力的源由。

兒子辨識母親的方法，一般故事皆以竊取衣裳而相認。而廣東梅縣七星傳說與崔文故事，是藉著「衫角有血光的」、「裙角下有一點血」來辨認，甚至崔文還解說那血污是「女人生產過後所留下的跡象」。辨認的場景同在七星橋上，崔文還說要在橋上擺放上七碗麻油雞，這原是婦女生子後饋贈親友之物，這皆可看出崔文與原鄉故事的密切關係。

#### （四）方士道術溝通天人型

「兒子得利，術士遭殃。」常是兒子尋母的結果。〈董永變文〉說是金瓶燒了天書，之後傳說故事則大多說是以放鞭炮、水瓢、羹匙、葫蘆擲入屋內，老師就算預知此事，仍無法避免，終究被燒了知曉天上事的天書。作為神仙法器的葫蘆往往有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象徵意義，像《東遊記》中說葫蘆可以燒乾大海，正是因為有這樣神奇的傳說，葫蘆在民間信仰中也扮演了各種各樣的角色。（劉錫誠、游琪，2001：115）多篇故事所提到的「葫蘆」，其作用，一是可以給孩子衣服、食物，且指點迷津；二為燒天書的媒介，這部份故事情節

<sup>71</sup>見洪淑苓：《牛郎織女研究》頁96。引自婁子匡〈董永行孝〉（北京大學民俗叢書第15冊《神話叢話》）。董仲尋母故事，說孩子長大後，要找母親，孝子便指點他屋後池旁常見的白鶴就是。仙女後來給孩子三個寶葫蘆，一個會指點迷津，一個會變出食物，一個會變出衣服。孩子得到這三項寶貝，從此家裡漸成富有。但會見母親的路已被青草隔絕，就彼此永遠不能相見了。

<sup>72</sup>鍾敬文文集《民間文藝學卷》頁594-595。鬼谷子指示他會見母親的方法，在正午時有七隻白鶴飛到一條小溪洗澡，那便是七星仙女，他要先躲著。向那隻羽毛略鬆的白鶴哭叫「母親」，她會現出真形相見。

<sup>73</sup>鍾敬文引自黃柏彥的記錄，〈中國的天鵝處女型故事〉鍾敬文文集（民間文藝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頁596-597。

也常常被用來解說何以人們無法知道天上事的由來，屬於一種解釋性的神話。

## 肆

婁子匡曾說，俗文學的性質有六：民族性、傳統性、鄉土性、群體性、口語性及和合性。(1963：4-5) 口語性是俗文學外在形式的表現方式，傳統性與群體性，則說明俗文學在長久傳承和集體創作上的特點。現僅就民族性、鄉土性、和合性三個特性來看〈崔文帥與七姑星〉故事。

### (一) 民族性

婁子匡說：「俗文學非為個人創作，乃屬民族集體的產物。民族的性格、德行、愛憎以及其生活的背景，最是表現於俗文學的神話、故事、傳說、謠諺、謎語、笑話、說書和民間唱本之中。」所以藉由俗文學可看出民族共同的情感與思想。

「董永賣身行孝」這一重要情節，始終都被當作仙女下凡的背景條件，被保留在作品之中，「孝親者得善報」、「愛情堅貞」的觀念，也是我民族的傳統精神之一。就算人仙不能共偕白首，也要生兒留與孝子傳承香火。這使人們心中獲得極大的安慰及稱譽。

### (二) 鄉土性

故事的生活背景，或許因粵省地形山多田少，所以原故事務農的孝子，在這裡變成了以砍柴維生的崔文帥，這頗能反映當地居民的生活面貌，使人們覺得這故事是親切的。又以平時婦女生子後饋贈親友之物的民俗食物—麻油雞，作為母子相認的憑藉，使故事更具親和力及普遍性。當地語言的表現更是一大特色，如孩子叫母親「阿口ㄟㄟ」，更可確認是客家族群所講述的故事。

對自然的天候現象，如七月七日時總會下雨，人們也有很豐富的想像，說是因為織女幫牛郎洗碗筷，邊洗邊哭的關係，所以下的雨水是織女的眼淚。牛郎織女星的尾巴拖的那麼長，是因為她上天庭時追趕不上眾家姊妹的緣故。

汪立珍說人的名稱不僅具有客觀的人稱本體意義，還涵蓋著深厚的文化意蘊。一個人的名字是一個人的理想與追求的象徵，也是一個人的靈魂與性格的一部份。名字同故事蘊含的主體內容、宗教信仰和審美追求是交相輝映的。(2002：125) 想必崔文中孝子的名字為「崔文帥」，這也表達寄託老百姓的心理及盼望。

### (三) 和合性

婁子匡認為所謂的「和合性」，就是：「不堅持某一個觀念或某一種傾向，

不約束什麼，也不排斥什麼，只依著社會生活的謠俗民間傳承的進程，順乎自然的推移，達到了和合融融的境界」，譚達先則以「變異性」的名目，加以說明：

歌謠、故事，……等等，不管是什麼藝術形式，只要在下層群眾中一流傳，就會產生變異，從語言、表現手法、人物形象，有時甚至包括主題在內，都會發生變化。往往是首先漸起量變，最後終至於質變。(1983：38)

故事本身吸收或混合了其他故事的情節，使漸漸地和原始的型態有所不同，這也是一般口傳文學的常例。民間故事所具有的極大包容力及彈性變化，由崔文故事情節的和合性足資證明。像一般牛郎織女、董永故事，極重要的情節之一「仙女或烏浴於水中」，在崔文已淡化蹤影，變成七月七日有七位仙女走過七星橋，但在前文卻又添加田螺女的情節。播撒莧菜種子情節，阻斷上天庭的路，也見於台灣其他地區的董永故事。

台灣宜蘭縣口傳文學有二則相關傳說：〈董永娶仙女〉說的是董永葬母後，就娶了白鶴仙女，仙女生下兒子「董含」，交給董永就回到天庭。董含長大因要像他父親娶仙女，所以沒有娶妻。〈白鶴燒甲子〉故事說，董含經老師指點，認出自己的母親，然後將母親所給的寶器，將整個學校給燒了，因此天書就被燒掉了。(邱坤良等，2002：181-183)

台灣〈董漢燒天書〉故事說，董漢經學堂先生的指點，在七夕認出白鷺鷥的母親。母親交給他一個小水瓢送給先生，結果水瓢化成一團火，把房子燒的乾乾淨淨，從此以後，世間再也沒人能夠預知天上事了。(中國民間故事全集·臺灣：152-154)

在少數民族中朝鮮族有一則〈牛郎與織女〉故事，說兩人因玉帝的阻撓，而分隔銀河兩岸，只能七月七日在喜鵲橋上相會。(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四冊：30-32)毛南族〈童永〉則說童永受財主的刁難，結果仙姑妻子施法術懲治了壞人。(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十二冊：651-657)

若與其他族群相比較，明顯可見客家的〈崔文帥與七姑星〉，在故事情節上講述的更詳盡，且融入更多民間故事的類型及客家民俗，這也可作為客家故事在流傳過程中其傳承性及和合性較強的例證。

## 結語

民間故事藉由人們口耳相傳的方式而流傳不輟，更經由長久傳承和集體創作，使故事的面貌多樣精彩，呈現複合性情節模式。這複合性的表現，即故事情節與當地的風物景觀、風俗習慣、本土傳說相融合。甚至摻入各地民眾的理想願望，從而使民間故事不斷壯大、分化，成為形貌各異的同類作品。

屏東地區流傳的〈崔文帥與七姑星〉故事，仍是源於牛郎織女、董永故事基本架構，所以強調孝親的主題精神沒有改變，而其中若干情節單元的變易，卻可看出其地域性、族群性及民眾的心理與願望。

### 參考文獻

- 中華民族故事大系（1995）。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汪立珍（2002）。論鄂溫克族民間故事中的人名。**滿族研究**，第2期，125。
- 邱坤良等（2002）。**宜蘭縣口傳文學（上冊）**。宜蘭縣政府。
- 洪淑苓（1988）。**牛郎織女研究**。台北：學生書局。
- 婁子匡、朱介凡編著（1963）。**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台北：正中書局。
- 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藝文篇）**。台北：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社。
-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1989）。**中國民間故事全集·臺灣**。台北：遠流出版社。
- 鍾敬文（2002）。**鍾敬文文集（民間文藝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 鍾敬文（2002）。中國的天鵝處女型故事。**鍾敬文文集（民間文藝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602。
- 譚達先（1993A）。**中國四大傳說新論**。台北：貫雅文化有限公司。
- 譚達先（1993B）。**中國描述性傳說概論**。台北：貫雅文化事業。
- 譚達先（1983）。**中國民間文學概論**。台北：木鐸出版社。
- 劉錫誠、游琪主編（2001）。**葫蘆與象徵**。北京：商務印書館。

附註：本文曾以「中國民間故事的變易性—從屏東〈崔文帥與七姑星〉故事談起」為題發表於2004年美和技術學院九十二學年度通識教學研討會。

## **The Variety of Chinese Folk Stories--From the Example of TSUEI-WEN-SHUAY and CHI-GU-SHIN in Pingtung**

Lina Chen\*

### **Abstract**

Folk stories are often preserved and spread in the form of oral story telling. There are various plots as well as complex story lines because of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collective creation. Different plots and episodes are integrated with local landscapes, customs, and legends as well as local people's wish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ng and unfolding, folk stori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similar patterns of centerpieces with various appearances.

The widely spread story of *Tsuei-Wen-Shuay* and *Chi-Gu-Shing* in Pingtung area originated from the basic structures of *The Cowboy and The Weaving Girl*. The main theme of this story is still on filial piety but with different plots, which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sm and ethnic groups. Local people's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wishes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story.

Keywords : Folk Story, Type of Folk Story, Cowboy and Weaver

---

\*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General Studies, Meih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